

魏如风绝望地封存了对夏如画的爱

9



九夜茴 著
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刑侦警察叶向荣偶遇被拐卖的魏如风，叶向荣向他承诺，一定会带他回家，但是却因为追捕罪犯而最终错过。魏如风被夏奶奶领养回家，认识了夏奶奶的孙女夏如画。夏奶奶去世后，姐弟生活贫困，魏如风辍学打工供夏如画上学。夏如画却和魏如风一起在码头打工的阿福强暴。魏如风为夏如画报仇，砍伤阿福……

上期回顾

在双方的火拼中，魏如风为程豪挨了一刀。魏如风苏醒后，叶向荣来病房问事情经过。魏如风认出了叶向荣，叶向荣却没认出魏如风。魏如风答应夏如画，以后不在东歌干了。程秀秀却不愿意让魏如风走，她喜欢他。

都市言情

阿福死了

魏如风因为伤口感染不得不继续住院，夏如画则一早退了病房。她不再请假，正是准备高考的时候，功课不能再落下了。其实她心里还有点逃避，现在的情形让她不敢面对魏如风，她不敢、也不能接受魏如风的心意。而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她与魏如风的关系终究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然了，所以夏如画一直躲着和魏如风见面。魏如风住院后，夏如画每次去送换洗的衣物都被程秀秀半路拦下，她虽然心里不是滋味儿，但也很无奈。

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魏如风眼看也要出院了，夏如画又收拾了点东西给他送去，她从家一出来，就看见住在周围的邻居们正围在一起说着什么。夏如画打了招呼，刚想往巷里走，就被隔壁的王奶奶拉住了。

“你弟弟好了吧？病了就吊点滴，管用！一准好！”王奶奶热心地询问。

“嗯，要再住两天。”夏如画含混地说，她不敢说魏如风是因为为刀伤住院，只说是做个小手术。

“有病别怕花钱！身体最重要！原来前头住的阿福你还记得不？”

夏如画身体不自觉地一颤，微微点了点头。

“这才搬走多久！得病死啦！”王奶奶叉着气说。

夏如画激灵一下，猛然睁大了眼，她惊恐地拉着王奶奶问：“您……您说什么？他死了？”

“是啊！我去车站那边，碰见了阿福妈，她说要回南方老家去，我问她阿福，她就说得急病死啦，哎呀，你没看她，人都瘦了一圈，脸灰白灰白的，可怜啊！”

夏如画觉得自己头里嗡嗡

响了起来，她随便应了两句话就恍恍惚惚地走了，她觉得莫名的心慌，强暴、死亡、警察、阿福、魏如风、程豪，这些人和事在她脑中纠缠成一片，千丝万缕若有若无的联系让她很忐忑，在她心底升腾着一种恐惧，阿福的死，是否和他们有关系？

程豪不许魏如风离开

听到阿福的死讯后，魏如风决定去趟东歌。

他独自走进了程豪的房间，程豪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惬意地看着窗外，他笑着朝魏如风做出了“请坐”的手势，就像在一直等他一样。

“阿福死了。”魏如风开门见山地说。

“哦。”程豪不置可否。

“是你干的吗？”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他死了你不高兴么？这样夏如画的事不就永远不会有别人知道了吗？”

“还有你知道。”

“你想让我死？”

“没有。”

“你知道么，你刚才那句话被警察听见的话一定会被怀疑。你很想他死不是么？你希望所有知道你姐姐的事的人都死掉。她的精神问题，是因为受过强暴后的刺激吧？她不能再被打击是了吧？所以如风啊，其实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啊。什么来着？‘阿福死了，是你干的吗？’”

程豪拆了一包烟，抽出一支后又递给魏如风，魏如风看着他，两人对视了很久，魏如风最终慢慢伸出手，接过了程豪手里的香烟。

“希尔顿，味道很不错。”程豪笑了笑。

“这些好烟都是你走私来的？”魏如风吸了一口说。

“哟，这都知道了。”

程豪毫不在意地说，魏如风没有答话，程豪接着说：“这样来的钱不好花啊。如风，你不在意帮我花点钱吧？”

“程总，我不明白，你救了我们，我也拿命替你挡了一刀，咱俩已经两清了，为什么……为什么一定是我呢？”魏如风眼神空洞地说。

“你会明白的。”程豪的嘴角绽开了一个隐秘的笑容。

魏如风那天晚上被程秀秀一路护送回了医院，可他根本踏实不下来，夏如画灰心的表情在他脑海里反复回放，让他的心一阵阵揪起来。半夜里，他还是忍不住煎熬，从医院偷偷跑了出去。

魏如风轻手轻脚地打开门锁，却发现推不动房门，他借着月光往门缝看，发现门被几个纸盒子从里面堵住了。魏如风看着心里一阵泛酸，他知道夏如画是在害怕，阿福的事永远忘不了过眼云烟，这么想着他又开始怨恨起自己，怎么没能保护她，现在还把她一个人扔在了家里。魏如风一边琢磨着明天一定要出院，一边一点点地推开房门。

纸箱擦得太密，魏如风进去时还是不小心碰倒了一个，他忙朝里看，夏如画没被这动静吵醒，她和衣躺在床上，想是一直在床上靠着，熬不住了才没换衣服就睡着了。魏如风慢慢走过去，蹲在床边凝视着她，夏如画在睡梦中还微皱着眉头，她脸上泪痕未干，右眼的小泪痣在月光的映照下，闪着单薄的微亮。

魏如风就这样痴痴地望着她很久，这个触手可及的人却仿佛离他很远，任他拼尽全力都够不到一丝一毫。他们之间掺杂了

太多让魏如风始料不及的东西，而结果就是越来越把他们隔离开来。就像最初夏奶奶在他们中间挂起的那条帘子，薄薄的一块棉布，却还是分隔开了他们的世界。魏如风的爱就这么被禁锢在一边，不知何去何从。

魏如风不知道他在那间小屋里呆了多长时间，直到东方泛白，直到他深刻地记下了夏如画的睡脸，直到他不得不离开，他才站起了身。两条腿早就麻了，他不得不一步一步挪地轻轻往外走，在门口他收拾起了来时碰倒的箱子，那里面装的是夏如画的课本，魏如风捡起来往里放，然而一本散开的书页却让他愣住了，那里面不知道为什么被画满了横道竖道，连书上的文字都看不清楚了。魏如风拿起来翻了翻，那些林珊等人涂抹上的不堪入目的字眼就这么展现在了他面前。魏如风强忍着惊讶和震怒一本本地翻看着写满“变态”、“姐弟恋”、“乱伦”等文字的课本，他数了数，有两本代数书，三本语文书，一本政治和一本英语。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魏如风的手都抖了起来。魏如风开始疯狂地自责，他甚至痛恨起自己那深沉绵长的爱，他想起以前夏如画在东歌门口向他哭诉的话，原来他真的和阿福没什么不同，阿福的爱让她毁坏了身体，而他的爱让她毁坏了心灵。

魏如风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他压抑着呜咽的声音，默默收拾好了纸箱。临出门之前，他再次走回到夏如画身边，他俯下身子，在离夏如画嘴唇只有几毫米的地方停住，闭紧眼睛，轻声说：“夏如画，我爱你……”

魏如风的眼泪滴落在夏如画的脸上，就像是一个仪式，他绝望地封存了带给夏如画痛苦的

爱，把它深深埋在了自己的心底。

夏如画搬家了、转学了

魏如风第二天就跟程豪说要替夏如画转学，程豪也没多问，一口答应了，还说顺便给他们找一套新房子，让他们从那小破平房里搬出去。魏如风知道这是程豪感恩并施的手腕，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一口答应下来，只要能让他离开那令他伤心的学校，他无所谓程豪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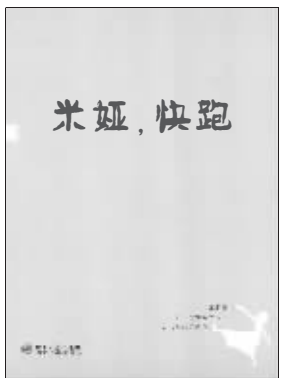
从学校转走那天夏如画还在生着魏如风的气，他不肯脱离东歌让她格外失望，因此从程豪那里出来后夏如画都没和他说话。

两人一起去教务处办齐了手续，夏如画心里松了口气，虽然她不知道魏如风怎么会突然要搬家又突然要她转学，但是能逃离这所学校，逃离林珊他们，夏如画还是高兴的。路过她的教室时，夏如画一步不停地往前走，虽然是课间，但她也没有一丝去和同学们告别的意思。而魏如风却径直走了进去，夏如画惊讶地愣住了，她急忙也进到班里，只见魏如风正走向她的课桌。那上面果真不其然也有用圆珠笔写下的侮辱的话，魏如风默不作声地搬走了那张桌子，顺着二楼窗户就扔了出去，全班同学都被课桌与地面巨大的撞击声吓住了，坐在夏如画邻桌的林珊甚至抖了起来，魏如风静静地扫视了班里一圈，声音响亮地说：“谁再敢说我姐一个字！我就把他（她）也从这里扔下去！都给我记住了！姐！咱回家！”

夏如画被魏如风拉出了教室，走出校门的时候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些年埋在心里的痛苦悉数而发，魏如风一直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在回家的路上，夏如画终于和魏如风开口说话了。

苏的过于积极反而害了她自己

8



秦与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米娅，一个有点二百五，有点唠叨的姑娘，毕业于国内最高学府，进入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工作。她经历了6个老板，每个老板的脾气和性格各不相同，她在和不同老板既斗争又合作的过程中，逐渐从一个职场新人，成为一个胸有成竹的职业女性。但是唯有一点不变，米娅认为工作需要讲求投入产出比，而聪明地“混”是最好的方式。

上期回顾

Leon走了，我很失落。新来的老板叫David，我对他没有好感，因为他没有Leon强。换了个老板的唯一好处，就是我开始麻雀变凤凰了。David刚来，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好意思总去烦Peter，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跑来问我。

职场女性

不小心我成了红人

晓含在报社的工作有了变动。她被任命负责开创一个名叫“职场周刊”的版面，每周一期，每期四个版。

晓含说她认识的人虽多，但像我和苏这样“严格意义的白领”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她每周像研究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研究我们这些样本：你们的工作午餐都吃什么？你们出差都住哪些酒店？你们单位有没有办公室性骚扰……

晓含手下的实习生总是不停地打电话采访我。那个实习生实在有点不靠谱，他问的问题老是那么弱智，于是在晓含面前狠狠地嘲笑了他。

晓含也同意这个人不太好使，但她一下子也没有什么更合适的人能顶上，于是她灵机一动：“亲爱的Mia，你为什么自己写呢？”柿子专找软的捏，朋友也一样。晓含就没可能找苏帮她写专栏，想都不用想。人家苏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革命工作上，可没时间管这号闲事。

晓含为了诱惑我，告诉我她可以把我的专栏跟某某作家的专栏并排放在同一个版面上。我向崇拜这个作家，她这么说让我觉得挺能满足虚荣心的。于是我试着给她写了第一篇，晓含说：“不错不错，继续努力。”于是我一连写了十来篇。我可没打算让别人知道是我写的，尤其不想让公司里的人知道，所以随便署了个笔名。

有一天在公司餐厅里吃饭，正好坐在那个大象的秘书Alice旁边。Alice指着一张报纸跟她的同伴说：“这个人我一定认识，你一定就在我身边，她说的都是咱们公司里的事。”不用看我也知道，她指的是我的专

栏。我心里窃笑，没想到Alice还是个文学青年。

我一直以为自己可以隐藏得很好，公司里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些文章是我写的。可我还是露馅了。

晓含有一天特意打电话给我：“过几天是秘书节，你得交一篇跟秘书有关的作文。”

我满口答应：“这不难，我每天都跟秘书们打交道。”

一个星期以后，我把一份需要大象签名的文件拿给Alice。一进她的格子间，迎头就看见我写的那篇文章赫然贴在墙上。这件事情实在太可乐了，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Alice是多么聪明的人。她一见到我拿着那张剪报笑，就立刻大喊：“Mia，原来是你！”接着她很兴奋地告诉我她简直就是我的粉丝，每周追着看我的专栏。

临走的时候，我叮嘱她不要告诉别人。

Alice是个秘书，但跟Fion她们不同的是，她是个非常有权力的秘书。因为喜欢我写的文章，Alice变得对我非常热情友善。David更加确信大象特别欣赏我，所以凡是需要大象意见的事项都交给我负责搞定，仿佛我是个大象特使。其他部门的人也对我越发尊重起来，连Tom见到我都比以前热情了不少。

Peter离开中国

正式宣布Peter离开的会议上，他英俊的脸庞表情沉重——在OT的老外没有人愿意离开中国，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的生意能像在这里一样增长这么快，机会这么好。

Peter的离开本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情，现在终于成真了，我却并没有预想中的快乐，至少没有

Leon那么高兴。相反，我有点百感交集。

想起一年前初次见他的时候，他说话时刻意放慢的语速；他说的“如果你是一个明星，我也是个明星”；Fion嘲笑我的英文时，他帮我解的围……事实上，我对他的第一印象甚至比对Leon的第一印象还好，只是从西红柿炒鸡蛋开始，我们的关系就急转直下，而且东一件事西一件事，搞得我们根本就没有修复关系的可能性。

苏很不以为然：“你为什么老这么多愁善感。这是公司，谁来了谁走了都是正常的事。把你自己的活干好就行了，不要掺合那么多私人情感。”

也许苏说的对。但对于我而言，Peter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苏刚煞有介事地告诫我不要在工作上掺合太多的个人情绪，一转身，她自己就掉下去了。先是她气鼓鼓地告诉我，她的老板让她负责做一个大规模的全国路演。“你知道这个主意有多傻吗？我一听就跳起来了。我向来都认为所谓的路演就是个花哨热闹的形式主义，对销量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帮助。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品牌，知名度已经非常高了，根本没必要这样劳民伤财。80万美金的预算干点别的什么不好。”

我表示同意：“是有点不太靠谱。他怎么回答？”

“他给了我一些根本站不住脚的理由。然后他每次提起这件事，我都强烈反对。今天上午，他当着大家的面对我大喊一声：‘现在我是老板，我说了算！’”

既然到了这一步，我劝苏还是捏着鼻子把这个项目给做了。苏也觉得只好服从。可是苏并没

有完全听从我的劝告。她是个太认真太负责的人，让自己的项目死给别人看对我来说是一种武器，对她来说，显然是一种侮辱。

接下来的两个多星期，我都没有机会看见她。她为此又是加班做计划又是出差，像个勤劳的小蜜蜂，嗡嗡嗡，嗡嗡嗡。“我就算明知这个是个烂活，也忍不住想把它做好。”她给我的短信这样写道。

我哭笑不得。在工作领域我跟苏确实是两个世界的人，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有什么事情总是希望第一时间听对方的意见。听完之后，我们依然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勇往直前。但另一方面，我对苏的能力和敬业精神发自内心的钦佩，我觉得能有她这样的手下是她老板的福气。

再见苏的时候，她很自豪地告诉我：“我的老板本来想让鼎正公司来接这个项目就可以了。但为了把费用降下来，我逼着采购部找了六家公司来报价，终于挑了一家性价比最好的，现在只需要花70万美金就可以做下来。”

谁也没想到，正是苏费了老大劲省下来的这10万美金把她给害了。

苏被老板摆了一道

采购部正式为这个项目签约的时候，苏说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老板显得很不高兴。又到了做工作评估报告的时间。满以为自己稳稳坐“优秀”宝座的苏居然只评上了一个“良好”，这对永远追求最高最快最强的苏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

第二天，她突然把我叫到茶水间里：“今天有个人点醒了我，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老板不再管理路演的事，以及我为什么只是‘良好’了。”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有点怀疑过，但现在苏用确信的口气说了出来：他老板处心积虑地推动这个项目，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他关系最好的鼎正公司接下这笔利润颇高的生意。所以他能同意80万美金的报价，他在中间显然是有好处的，而苏的过于积极无意中中断了他的财路——其实关于这样吃回扣的事情，我们在业内也有所耳闻，但还没真正碰到过。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苏。在她告诉我她只是“良好”之后没多久，David满面笑容地告诉我我被评上了“优秀”。再一次，我深觉这个世界的荒唐。

在David的办公室，我听到这个消息，半天没说话。David宣布完这个消息之后期待地看着我，我知道这需要我表示感谢，最好还能表忠心。可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

“这是你应得的。”David的话在这样的语境下听起来简直就是像是在说服我，或者说是在说服他自己。我突然问他：“你觉得我适合干市场部这一行吗？”

他反过来问了一句：“你觉得你自己什么地方不适合？”我愣住了。这是David自从当了我的老板以来，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愣住。

我终于等到了我工作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机。我再也不需要为自己是混入公司的而担心了，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适合干这个。“Congratulations！”苏在MSN上跟我打招呼。她终于知道了我被评上“优秀”的事。她只能从别人那里知道，因为我实在不好意思自己告诉她。

我还不来及回答，她又继续说：“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优秀’还是留在了咱们自己人手里。”我很为苏的大度感动。